

Lt:Hrs

第303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英国: 静好

静好自选诗

致慈母

五月康乃馨开得热烈 像我思念您一样奔放

在我的生日 我想到了您

母亲的受难日 妈妈,感谢您给予了我生命

在母亲节 我又想到了您 好想像往年一样 送您花和礼物 可您在哪里? 我该往哪里邮寄?

妈妈,我好想您 好想再看一看您慈祥的笑容 好想再听听您的唠叨

母亲您不在了 我无家可归了 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子 家乡成了遥远的记忆

把碾碎心房的痛放飞

静默翩跹起舞 翻腾起波浪

爱恋如雨后春笋 生长出多少美梦

一次次凌乱的风 如若层层冰霜 吹破心房侵略了沸腾

反复结痂的伤痕 纵有流星划过 也再难激起波澜

祝福织成千纸鹤 碾碎痴情的痛 给爱生路轻轻放飞

今昔有别

春暖花开归心似箭 匆匆买礼物做准备 想着每一位亲人和朋友 巨大行旅箱都装不下

突然晴天霹雳 一个恶梦 打乱了所有计划 预感极强的我 开始犹豫迟疑 过去的经验 所有预感都已成真 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

母亲走了 谁还会苦苦守候盼我归 没有了等待 我失落迷茫

今昔有别 回家,我已无家可归 再也见不到慈爱的母亲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兔年抒怀

鸿兔临门 祝福处处闻 鞭炮齐鸣 辞旧迎新气象清

盼喜兔带来好运 疫情消 战火灭 千红万紫绘盛景

飞过万水千山

回家拜奠慈母 拥抱久别的亲人 释放无尽相思情

愿兔年春满人间 人间再无灾难 世人共筑和平 互助互爱快乐享受天伦

走进冬天

走过春秋进入冬季 朔风送来寒冷萧条 冷漠的冬 朦胧了镜花水月

曾经的绚丽 多彩的青春 在时光里悄然老去 于记忆河里时隐时现

清丽的红梅 傲雪凌霜 悄然绽放 点燃残阳

雪花白色的精灵 从天国翩跹而来 暗递清新的信息 绿意盎然的春 在不远处等待

九月的歌

九月的歌 当送给成都齐灭山火的志愿者 他们大都是零零后年轻人 有的甚至只有十五岁 稚嫩的脸庞 显示他们是父母的宝贝

当家乡有难 他们奋不顾身挺身而出 不管天气多么炎热 不管山路多么崎岖 不管黑天白夜 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扑灭这场山火 保卫家园 “火不灭,不回家”

众志成城年轻的身躯 筑起一道人肉长城 谱写了一曲真实版的上刀山下火海 赴汤蹈火成了感人的新闻画面

面对英勇无畏越战越勇的川渝男儿 熊熊山火终于败北 少年强则国强 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中华有望华夏雄起

作者简介: 静好,原名王静,英籍华人。现任海外凤凰诗译社社长兼总编、多次获奖,联合国《世界生态》杂志顾问。曾在《国际日报》连载系列随笔《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遇 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前者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年轻时的选择,后者却是人生下半场的选择。

如果放弃叶落归根的想法,究竟哪里是移居者终老的心仪之地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加拿大国土广袤,在我看来,东部西部各有特色,东部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华热闹,特别是多伦多很有大都市的气派;西海岸风光旖旎,安静秀美,很有中国著名海滨城市青岛、大连的感觉,这尤以温哥华为代表。

其实,这个国家也有一些不错的小城市,风光优美、气候温和、生活便利、房价适中,很适合人们居住和养老。前年夏天,我去了位于BC省的科罗娜旅游,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加西小城的风情万种。

赏景之乐

那是一个夏日周末的清晨,我们驱车沿着加拿大一号高速公路向西行驶。很快就进入落基山中,只见山势雄伟峻峭,峰顶白雪皑皑,山岚氤氲。

路是越走越窄,中间有隔离带的双车道逐渐变为没有隔离带的促狭的双车道,路两边高大的针叶林树逐渐多了起来,组成茂密的暗黑森林。车子在高高起伏、蜿蜒曲折的山路中穿行,两侧的黑森林、光秃巍峨的山峰、远处透着寒意的峰顶积雪,以及偶尔掠过的山中河流清溪,让人并不觉得旅途寂寞难捱,倒是觉得眼睛不够使了。

一路过班夫国家公园、幽鹤国家公园,进入BC省的领地。路上可顺道去看的著名景点有瑞迪恩温泉,观看三文鱼回流的亚当河等等。因时间有限,我们只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著名的历史景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一颗钉”。这个景点的位置有点偏僻,但是意义重大,这最后一颗钉标志着太平洋铁路终于横贯加拿大东西两岸。在此之前,BC省并未加入加拿大联邦,而在此之后,终于成为了加拿大联邦的一部分,这当然非常有纪念意义了。

在车上颠簸了将近七个小时,终于看到了美丽的欧垦娜根湖,科罗娜到了。科罗娜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的一个小城市,位于欧垦娜根湖畔,是加拿大著名的葡萄酒产地,也是著名的旅游度假圣地。这里曾流传着一个印第安人世代相传的神秘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清晨,当地居民约翰来到了欧垦娜根湖边,他将两匹马的缰绳系在独木舟后的铁环上,便推着小舟下水了。独木舟行至湖水深处,有个黑

喜 欢坐火车,靠窗,看外面的世界,看远方的世界。

总觉得远方的世界发生过,或正在发生许多故事,新鲜、神秘;总觉得远方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陌生、亲切……令人向往。

父亲是铁路工人,一辈子修铁路。我和妻子也曾经是铁路建设者,家人、友人坐着火车,无数次奔驰在我们参与修建的铁路路上……

这是我喜欢坐火车的原因吗?似乎是,又不全是。

父亲去世前一年,和母亲带着我们儿、孙一家子,从安徽合肥回到故乡。故乡在河南省武陟县一个叫御坝的小村庄,紧邻黄河,与郑州邙山隔河相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和村里二三十个后生,断跟着参加招工成了铁路工人。到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得不行,好多后生又跑回村里,黄土地养人,好歹有口吃的。父亲成为村里唯一留在铁路路上的人。

回老家和走出去,成为两条人生道路。快过年啦,地里没啥“活”。从铁路又跑回村里的“老敏叔”来看父亲。“老敏叔”年近60,瘦小,眼睛黑亮,站在门口拍打着肥大的棉袄、棉裤,尘土竟有些呛人。老哥俩问起“干啥呢?”,敏叔答“种地嘛”,又问“孩子们干啥呢?”,敏叔又答“种地嘛”。我们兄妹三人大学毕业,分别在合肥、马鞍山等城市,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围在火炉边,烤着“长生”(老家人对花生的称呼),听老哥俩聊家庭、生活和社会的变故。父亲眯着眼,扳指数起三十多年来,走过的晋、蒙、滇、贵、川、湘、鄂、鲁、皖等很多地

加拿大: 如玉

加西小城话风情(上)

魅魅的影子从阴暗处显露出来,接着小舟后面的两匹马嘶心裂肺地叫起来,瞬间便沉入了水里,就像被漩涡吸进了无底洞一般。约翰在极度的惊慌中抓起船桨发疯地划起来,独木舟如箭一般飞驰,终于安全抵岸。从此湖里有水怪的传说不断而走……

我看到的欧垦娜根湖十分平静,风光旖旎。蓝天白云下,镜面般的湖水一侧是翠绿的山峰,另一侧就是美丽的城市科罗娜。据说,湖附近有30多座高尔夫球场呢,绿草如茵的球场和横看成排竖成行的葡萄藤架点缀在高低起伏的坡地上。

开车穿行在科罗娜的街道上,但见湖光山色,风光如画,有画中行的感觉。一眼望去,湖中停泊着密集的帆船,不禁让人们联想到这里一定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市中心还有些热闹,悠闲的人们或在沿湖的马路上散步,或在酒吧和咖啡馆外面的卡座上闲谈言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慵懒和惬意。感觉上这里很像是缩小版的温哥华和旧金山呀!

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我们决定停车到湖边去走一走。

下午的欧垦娜根湖在阳光下显得非常明丽,碧蓝的湖水与湛蓝的天空遥相呼应,连周边的山峰都被染上了一抹蓝色,与近处树木的绿意构成了和谐的画面,有千里江山,只此青绿的感觉;湖边有开阔美丽的沙滩,绵软细腻,踏着脚走在上面,深一下浅一下的,一切都变慢了,恍若有时光凝固之感;有人闲坐沙滩弹琴唱歌,歌声悠扬飘渺,似扑面而来的阵阵清风,又似天上舒卷自如、变化莫测的白云,引人不禁驻足谛听。在这样的美景中消磨着慢时光算是桩美好的事情,烦躁齐除。

天色渐渐暗下去了,夜色降临,蓝色褪去,山色如黛,湖水青灰。在静谧的夜晚,听湖水潮汐的浪声,闻海鸟幽幽地鸣叫,又是另一番感觉和享受。

家庭旅馆

来之前,我们在网上预订酒店,因是旅游旺季,每家酒店都客满,于是,我们决定预订一家家庭旅馆。定居科罗娜的中国人有限,在网上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于是选了西人的家庭旅馆。

据说这家旅馆位于城里的高尚住宅区里,那里地势较高,黑夜中我们的车在山上转来转去,终于在一条路的尽头靠近“钥匙环”的地方看见了hotel的

中国北京: 王保良

火车开向远方

我在马的办公桌上见过她女儿“钱仪佳”,那是一个眨着明亮眼睛,鼓着小喇叭花一样娇嫩嘴唇的小妮子,好像时时在等待爸爸妈妈归来。

中央电视台《走进西部》摄制组来到这里,著名主持人、记者焦建成问:“青藏铁路条件很艰苦,作为一个母亲,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在雪水河边,马轻笑着说:“作为母亲,在青藏铁路一线工地上可能就我一个,但作为父亲,却有成千上万个,他们也想家、想妻子、想孩子。我们都是这样的。他们能上青藏,我也能上。”

雪水河大桥工期逼人,作为工程部的钱国华在工地一盯就是10几个小时。常常是马晓蓉起床要上班了,丈夫两眼血丝回来倒头便睡,她笑着说:“我家被子都不用叠。”

焦建成问他:“作为父亲,你对女儿的感情是不是更深一些?”钱国华,这个在工地叱咤风云的粗糙汉子,嘴唇颤抖着,眼泪“哗”一下流出来。后来,马晓蓉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丈夫流泪。

片刻,焦又问:“孩子这么小,父母就不在身边,对她成长会有影响吗?”“是的。”一直微笑着的马晓蓉,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等女儿长大了,我要告诉她,你也为青藏铁路做出了贡献。”

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通车10多年了,好多事渐渐模糊,这一家人的故事总也忘不掉。青藏高原远在天边。我知道,一个人能走多远,

牌子,目的地到了。旅馆的门口已经停满了车,我们正愁无处停车时,二楼响起一位女士的声音,抬起头看,一个西人老太太正在楼上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否是之前预订房间的客人,在得到明确答复后,细心指点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进门上了二楼后,接待我们的是一对西人老两口,男主人身形瘦削,不苟言笑;女主人虽然长得胖胖的,但嗓门洪亮,人也利索,看样子就是在家能做主的人。她很快给我们办好了住宿手续,并指点了一些物品的摆放位置。彼时,我们已经有了七八个小时没正经吃过东西了,我问老太太,能否做饭?她断然否定了:不能!我又问,能否提供开水?她回答:可以。有开水就行,来的时候我们准备了方便面,泡一泡就把晚饭解决了。

这一天太累了,一觉睡到天光大亮。这家旅馆是包早餐的,我们起来洗漱后来到了二楼的餐厅。夏日早晨的阳光照进房间,舒适明亮,我这才仔细打量了屋里的家具布置和摆设。房间很有色彩感,地面是暗红色的木地板,墙面是白色和深灰的双拼色,是对称两个大三角的拼接,看起来既不花哨也不死板;在拼接的斜线正中,挂着一幅有花瓶、果盘和水果组成的静物油画,增添了餐厅的用餐氛围;墙角处摆放着绿色植物和有白色灯罩的落地灯;餐桌和餐椅是原木色的,造型雅致简洁,整体色彩搭配非常和谐。

早餐已经在进行中。西式早餐都不复杂:靠墙的原木色餐边柜上有成袋的白面包片和杂粮面包片,还有硬面包圈。旁边有烤面包片的小家电和切面包圈的专用刀具。此外,餐边柜上还放有不同口味的果酱和一些小点心。与餐厅相连的开放式厨房的台面上放着煮好的咖啡;牛奶在冰箱里,可以自己取用。冰箱旁有一个三层的玻璃置物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餐碗餐盘、刀叉、水杯和餐巾,一切看起来都井井有条。

看我们过来吃早餐,男主人忙在厨房电炉上开始煎烤早餐香肠和鸡蛋。因为客人们起床时间不一样,每有一波人过来吃饭,男主人就得忙碌一会儿。

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餐厅有一扇门通往室外的大露台,一些住客不愿在室内用餐,就端着餐盘上了外面的露台,一

边呼吸着夏日早晨清新的空气,一边用餐。他家的露台也很有特点,有一个回廊,尽头处通往山中的一条小路。也就是说,假如你起得早一点,你可以先出去爬爬山,锻炼身体,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这大概就是西人晚年愿意过的生活吧,贴近大自然,享受独有的安宁和幽静。为了排解寂寞或是生活上需要一些收入,就像这院对老夫妻一样,开个家庭旅馆,为来旅游的陌生人提供一个温馨的食宿处,同时也能和陌生人聊聊天,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我们住的那几天里,晚上回来经常能碰到他们邀请朋友过来在大露台上闲聊天,就像我们小时候,夏天的夜晚到院子里去乘凉一样,悠闲的生活方式其实并无太多差异,虽然一个是在山中,一个是在大院。

某天吃早餐,老太太给做了华夫饼,挺好吃的,于是向她询问做法。老太太很高兴,拿出笔和纸把做点心的步骤写了出来,然后递给我,还说,你多做点心!又指着我先生说,让他多赚钱!我们都忍不住笑了。那天我们多聊了几句,得知老两口原来住在亚省的埃德蒙顿,退休后来科罗娜养老呢,他们的孩子还都在亚省住着呢。我问,您为什么选择了科罗娜这个地方?老太太停顿了一下说,没有为什么,是上帝让我来的。我明白了,老太太是有信仰的人,也许教会里有不少兄弟姐妹都在这里吧。

不过,科罗娜真心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优美迷人的风光,闻名遐迩的葡萄酒,新鲜美味的时令水果……难怪和我们同住这家旅馆的一对从温哥华过来旅游的小夫妻表示,将来要来这里养老!我问她,温哥华不好么?干嘛跑到小城市来呢?他们说,温哥华房子太贵了,虽然风景不错,但这里也不差呀,景色也很美丽,两相比较,还是这里好一些。

作者简介:如玉,记者出身,曾供职于报刊及出版社,资深媒体人,以写深度报道、纪实通讯、人物传记见长,现居加拿大亚省。



就能经历多少生命中的精彩。侄子小波是离开家乡最远的人之一。

远隔万水千山。13年前,他放下难以承载青春梦想的近百亩承包田,告别无垠麦浪,坐两三天火车,毅然入职满洲里一家央企,在蒙古国东方省一个叫“乌兰”的特大型矿山,干了8年。那里草原丰茂,地广人稀,开车个把钟头,偶尔能碰见一个牧民打马而过,或风吹草低时见牛羊。

艰苦和梦想,磨炼了他。他从连电脑键盘都摸不清到成为单位“一支笔”;从只会跟“土坷垃”打交道到成为办公室主任;从粗知法务的大专生到矿业、党务广泛涉猎的多面手。总经理感叹:“小波是‘死磕’出来的!”

竞争,创造出无限可能。进京、入川,从首都央企二级公司机关干部,到成都子公司负责人,小波一路前行没有止步。

前不久,我到成都出差,小波陪我走在灯火璀璨,烟火浓郁的市井街巷,说:“在老家种地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北京安家。”

又说,一个种地时的小伙子,本来说好到黑龙江伊春一家特大型煤矿工作,可舍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临走退缩了。我想起60多年前的“老敏叔”。

一个人能走多远,你的路就有长短。火车开向远方,有的人中途下车,有的人继续前行。但,人生的列车永远不会为谁停下。

为什么喜欢坐火车去远方?因为,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不知道远方会有什么。远方,多么美丽!